

西格瑪是誰

／王健文

那些穿著斗蓬的奇怪的人

正當他像往常一樣，卡在晨間擁擠的車潮中發楞時，忍不住地看到附近好像有很多奇裝異服的人。一群穿著斗蓬的人。德思禮先生就是沒辦法忍受奇裝異服——看看那些年輕人的荒唐打扮！他猜想這大概又是某種愚蠢的新流行。

《哈利波特 I：神秘的魔法石》

二〇〇三年四月，即將卸任統一企業集團總經理、升任集團總裁的林蒼生，寫了一封短簡，附帶一首剛寫不久的詩，寄給青春好友劉定泮。信中說：「好的詩，常常會掉。例如在 Σ sigma 時寫的〈無人島〉，老早就掉了，掉了反而覺得更美，但不知為什麼，總是無法忍受那份失落的感覺，所以決定不再讓現在寫的東西再掉。」

剛剛辭世不久的姜渝生和他的夫人王小娥，也是ㄣ（西格瑪）。姜渝生在一篇回憶大學剛畢業，與王小娥、劉定泮等，一起創辦文學雜誌《草原》的文章中，曾經引述林蒼生給王小娥信中的一段話：「我有一個世界上最好、最美的母親，我所有詩性都來自母親的詩細胞；媽成詩一首、一定先給我看，我寫多少，也一定叫媽知道。」

唐諾會轉述名小說家馮內果說過的一樁耐人尋味的故事。他的一位知名小說家好友，一次趁著酒意當眾演奏鋼琴，忽然嚎啕大哭：「我這輩子一直夢想成為鋼琴家，但這把年紀了，你們說我成了什麼樣子？我只是個小說家。」

我不免好奇，站在事業顛峰的林蒼生，回顧西格瑪與草原年代的青春歲月，會怎麼看待那個被放棄的人生、一個曾經可能也會熱切渴望，但未能經歷的另種生命風景？他會不會問自己：「我這輩子一直夢想著成為一個詩人，但是今天，我只是個企業家！」

當然，林蒼生不是一個尋常企業家，年輕時候的詩性始終駐留在他內心深處，等待再一次地召喚。

一九六七年二月，籌辦《草原》期間，正在服兵役的林蒼生，寫信給還在唸成大企管系的谷文瑞，信中有這麼一段話：「聽說自從有了現代文學以後，草原上的那許多鳥的叫聲也都不同起來了。日出的時候他們圍在一起，日落的時候，他們也圍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他們談一些什麼，所以，有好幾次我都靜靜地在他們的樹下假寐，現在寫信給你，我心情的沉重就是來自這樹下的體會。」

那一年年底創刊的《草原》，封面上醒目地寫著：「源於傳統，傲視現代」八個字。《草原》是西格瑪的延續，幾個年輕的成大畢業生，帶著天真且純粹的心意，實踐他們對文學、藝術與人生的熱愛。

年輕的谷文瑞是才氣縱橫的早期西格瑪，在《M通訊》中熱切地寫著：「我們要看书、要思想、要講演、要辯論、要旅行、要畫圖、要寫詩、要寫情書、要唱中國民謠、要想懶懶的太陽，我們別忘了也要演劇。」

畢業多年後的谷文瑞，曾經是麥當勞重要部門主管，在臺灣麥當勞出現經營危機時，臨危受命，擔任臺灣麥當勞總經理，短短幾個月內，讓臺灣麥當勞回到正軌。正當事業可能再創高峰時，他向麥當勞總公司辭職了。離開絢爛職場的谷文瑞，寫作、畫畫，還成了劇場導演。

一九七〇年，極有文采的葉子，在畢業離校的時刻，告別校園，但是她卻遲疑，該不該告別西格瑪？

葉子寫道：「本來想和西格瑪說聲再見的，終於還是沒說。也許，這一輩子是不打算說了。想西格瑪的精神不在『學校』和『年輕』——一個西格瑪的走出校園，就仍是一個西格瑪活在社會上，感覺不會變，理想也不會變；生命的 style 如果已經建立而且確信，還怕以後會再丟掉麼？」

是的，葉子不會忘記，西格瑪們也不會忘記〈那天〉，葉子說：「ㄇ的吃飯，不快也不慢，恰到好處時，就會一個個踱到草地上躺下，有人挺屍，一隻手撫著肚皮，還會一隻手指著天空問，為什麼今天黃昏的天空這麼美麗呢？」

「其實，天也不很紅，風也不很清，只因為大家圍成了個大圈圈，又會笑，又會叫，就把草都滾綠了。」

那麼，「西格瑪是誰？」或者應該先問：「誰是西格瑪？」

龍應台是不是西格瑪？

六和機械副總退休後任常年顧問的馬毅志說，當年與她互動談論甚多，她來過，是相互吸引有交集的西格瑪之友。多年以後，一群年輕的成大大一學生，因為龍應台演講中西格瑪印象的牽引，重訪西格瑪，揣想一個世代前的風雲際會。

回到成大校園教書的吳鐵肩（老鐵），十年前說她是成大產生的女中豪傑，和西格瑪頗有淵源；十年以後，老鐵說，會來西格瑪的，都是內心有所不安，因為不安，才會想要去追求專業中所沒有的東西，「規矩的人是不會來的，像龍應台就曾經來過。」

寫《野火集》以前的龍應台，在許多人的記憶中是「規矩的」「好學生」，甚至有人覺得《野火集》以後的龍應台還是「規矩」的閨秀書寫，但是，來到西格瑪的龍應台，在表面的規矩背後，大概心中也潛藏著一個不安的靈魂吧！。

當然，西格瑪是沒有形式上的身份憑證的，是不是西格瑪？得看身上是否穿著那襲斗蓬。

鄭南榕是西格瑪嗎？

鄭南榕故世多年後，畢業後的西格瑪曹欽榮在整理他的資料中：「看到許多很西格瑪的書寫，只要是西格瑪一眼就能辨識這樣的書寫。」

那是西格瑪的印記嗎？西格瑪沒有社員證，沒有組織章程，社長的產生有時近乎隨性、像是傳奇。那麼，誰是西格瑪？那襲辨識身份的斗蓬是什麼？

曹欽榮看到一張卡片，是鄭南榕獄中手記，其中一行寫著：「西格瑪的自由思想」。

是的，後來肄業於臺大哲學系的鄭南榕，剛考上成大工程科學系的第一年，是個西格瑪，還當過西格瑪的社長。

谷文瑞回憶，當時與鄭南榕共同閱讀漆木朵的《幻日手記》，感受其中暗藏的反叛心態：「我們同時分析那本書時，看法非常接近；然而我們已經清楚知道兩個人的心情，和將來要走的路子是多麼天差地別了。我的憤世嫉俗使我要逃離，超脫；而他，已經決定要直接進入問題的核心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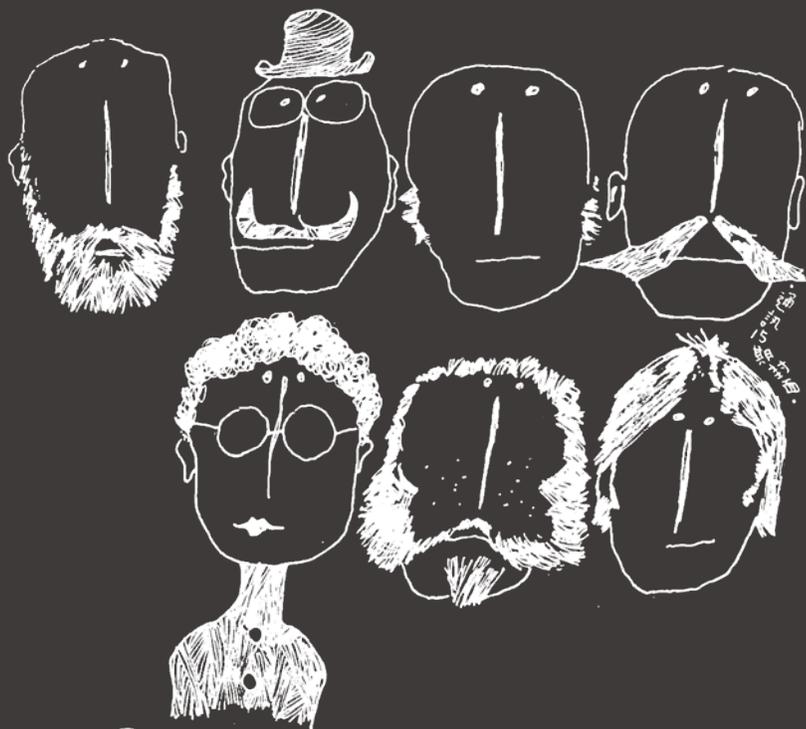
多年後，在鄭南榕成大轉學後，谷文瑞第一次與鄭南榕重逢。鄭南榕因觸犯時禁，在偵騎四出中與當局周旋。「那時看鄭，他說話興致勃勃，拿香煙的手直發著抖。」「就像那夜我們爬在成大煙囪上時，在冷風中，一邊抖著，一邊興奮的展望未來。他的抖，是因為他已經活在他追往理想的路上。」

九又四分之三月臺

什麼也沒發生……他繼續向前跑……他張開眼睛

一輛猩紅色的蒸汽火車，停靠在一個擠滿人潮的月臺邊靜靜等候。車頭上的招牌寫著：霍格華茲特快車，十一點。哈利回過頭來望著身後，看到原來是票亭的地方出現了一條熟鐵打造的拱道，上面有著一行字：第九又四分之三月臺。他成功了。

《哈利波特 I：神秘的魔法石》



西格瑪剪影

• 十七篇 •

你並沒有什么“義務”，
一個社團還是以自由、自動
為貴，但是你怎麼做就都
是後輩的人的一個榜樣。

— 大吳的



建築師黃模春回憶自己與西格瑪的第一次相遇，像是一場荒謬劇：「突然間，在窗戶那邊冒出一個頭來叫我，邀請我去參加西格瑪社。但是我並不認識他，我問他：『你是誰？』他說：『我是鄭南榕。』」後來我就這樣進入了西格瑪社。」

黃模春沒頭沒腦地被陌生人鄭南榕邀請入社，他的同學王鎮華則是去活動中心找黃模春時，邂逅了西格瑪，從此一生與西格瑪結緣。

毅然放棄大學教職，創辦書院講學的王鎮華，尚未謀面時，在電話中告訴我：「我們當時其實是在修道，只是那時候自己並不明白。」見面時說：「當初創立西格瑪的幾位大一學生，可說是『少年若天成』！」

貫串早期與中期西格瑪，熱情與執著讓許多西格瑪，即使不同意他的主張，也深深感佩的王鎮華，直到大三才與西格瑪相遇。他的建築系同學姚永棣、黃模春早就出入西格瑪，一次王鎮華去活動中心找黃模春，找不到，碰到一個西格瑪的女孩洪明媚，她問：

「你找誰啊？」王鎮華表示要找黃模春，她說你找他啊！她一邊講話就一邊捏著王鎮華袖子跟肩膀的縫，「我家八兄弟都沒有女孩子，被一個女孩子一邊講話，一邊捏這個縫，我就這樣被捏進來了。」「這一捏我就期待禮拜六去聚會了。後來聽他們講話，很自然地，年輕人的熱情、對真理的渴望通通湧現。」

人與人之間最直接而單純的互動與親切，把生性拘謹的王鎮華帶進了西格瑪。中文系的戴愛珍，則是在一次路過榕園時，看到有人用舊雜誌的畫面隨意撕貼成卡片；有人用海報紙做成燈罩，在其中點蠟燭；也有人隨性用榕園的野花野草做成頭冠。其中兩個男生很自然地將頭冠送給了她，於是戴愛珍來到了西格瑪。

花草編製頭冠的男孩，其中一位是現在成大建築系的教授王明蘅。王明蘅卻是早在高中畢業時就聽說了西格瑪。

初來西格瑪的王明蘅在留言簿上寫著：「我來了，像一個蓄意的偶然，沒有發現我要發現的，但卻發現了我沒有想要發現的。」

王明蘅回憶：「我唸高中的時候，在得知即將進入成大就讀之際，有一個好朋友的姊姊是成大學生，他跟我說成大有個西格瑪社，如果你進去成大後可以過去看看，然後看到他們辦活動就參加了，幫忙跟著寫些東西。反正就是一群怪人，因為有人推薦，他們也認識這個推薦的人，就會主動來找我，慢慢地跟他們的接觸比較多。」

在西格瑪「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科系的人，大學本來就應該不分科系的，西格瑪社給我的感覺很像是『大學』，什麼系的人通通有，可以從中知道很多事情，自己也好奇想知道。」

王鎮華在給我的第一通電話中直說：「我是西格瑪畢業的。」劉定泮也記得林蒼生告訴他：「大學四年，如果拿掉了西格瑪，就一無所有了。」對許多西格瑪來說，他們自己創辦了一個大學，這個大學的宗旨是：「藉群體的生活，用自由討論的方式，由相互的啟發作用，造成學術研究的風氣；以培養個人獨立思維的習慣，並藉以激發青年人應有的青春氣息。」

少年時想「科學報國」，曾經短暫就讀成大水利系的白先勇，卻因為對校園中稀薄的人文精神感到窒息，很快轉到臺大外文系。比白先勇晚不到十年，西格瑪這些「少年若天成」的青年，卻自己開創了一個新天新地，以致於從臺北來到臺南的谷文瑞，禁不住要向臺北的文化人喊話：「敬邀下鄉」。谷文瑞在這篇發表於《大學雜誌》的文章重新詮釋了「野人獻曝」的意義：

「真正的『野人』是赤子之心的野人，是從草根處立起的野人，是完全純淨並且熱望的野人，是兩手結實，腦袋愚誠的野人。」

這個不頒發文憑的「大學」，「入學」也充滿了傳奇色彩。王鎮華說：「有很多謠言，說加入我們社一定要三個人介紹，看你個性鮮明才可以入社，其實根本沒有這麼回事。」

其實，通往霍格華茲學校的九又四分之三月臺，人人不同。黃模春、王鎮華、戴愛珍、王明蘅，各有各的因緣。老鐵則是看了一晚上接連演出的啞劇和行動劇，覺得那就是他要去的地方。

「大概是大二的時候，我記得是一個劇場，在小禮堂裡面，演一個老師在黑板上寫字，諷刺有些老教授不準備、拿老掉牙的東西來大學教書。那天看了這個劇，又跟他們一起走到現在歷史系前面所謂『成功湖』那裡。當時成功湖就是自然地挖了一塊，還沒有水，一個人從下面走過去，背著十字架、學耶穌走過來，我知道這就是我要的，當時一看就覺得臭味相投。」

這齣由黃模春導演的行動劇也吸引了一位南一中學生江楓，江楓興奮地回去告訴同學鄭鴻生；一個成大学生扛著十字架，繞行校區。鄭鴻生將這段往事寫進了《青春之歌》，而鄭鴻生的同學林瑞明後來考上成大，也加入了西格瑪。

西格瑪們來自不同角落，向著沒有去處的地方奔去，各有機緣地來到九又四分之三月臺。列車啟動時，又是另一幅動人景致。

劉定泮回憶西格瑪的前身火星社成立的儀式：「因為想到火星，就想到所謂星星之火，所以我們在成立大會的時候，裡面燈光全黑，然後一個女孩子穿著白衣服，拿一支蠟燭走進來，這時候我就將一個水桶放在旁邊，拿一個玻璃杯，乒的一下，把玻璃杯摔到這個水桶裡面，然後就宣佈火星社開始了。又把一張木頭桌子翻過來，四個桌腳上點燃四支蠟燭，然後我開始講話，我介紹了臺大融融社，描繪一些西南聯大的景象。其他成員如果要發言，就拿著蠟燭接力，接到誰手上誰就可以講話，沒有拿到蠟燭你就不能講話。」

星星之火，果然燃遍了荒原，野火盡處，青青草原萌發著無窮生機！

意若思鏡

世上最快樂的人，才有辦法把這面意若思鏡，當作普通鏡子使用，也就是說，在他望著鏡子的時候，他看到的是他自己真實的形貌。……

它讓我們看到的，不多不少恰好是我們心裡最深沉、最迫切的慾望。……人們在它面前虛度光陰，被他們所看到的景象迷得神魂顛倒，或是逼得發狂，因為他們不曉得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事實，還是永遠不可能實現的妄想。

《哈利波特 I：神秘的魔法石》

劉定泮、林蒼生大一時創立了西格瑪（火星社），一起創社的還有後來轉學輔大，劉定泮高中時的朋友闕凱南。一九六六年春，在大學畢業前不久，劉定泮、林蒼生等正籌畫著離開校園後的文化事業，闕凱南給劉定泮一封信直率地指出：

「我總覺得這樣的雜誌太『教育』了，我想你能瞭解『介紹』和『教導』之間基本態度的差別，好的雜誌和讀者是在同一水平上的，它努力的方向是提高自己的水準而不是讀者的水準。」

大學尚未畢業的闕凱南能夠如此懇切提醒舊友，在「狂」「狷」之間節度合宜，其實在西格瑪當中，自然形成了一種傳統、一種文化。

年輕的西格瑪們，在校園中常常被認為是「怪人」，因為他們看一般同學不看的書，說別人不太懂的話。這些西格瑪們，個個「頭角崢嶸」，彼此不服，又彼此尊重。常常一言不合，爭辯不休，卻不影響相互情誼。有才氣的年輕人，往往易「狂」而難「狷」，但是為什麼當時那麼年輕的學生，既有才情，能夠向前衝，可是又能夠把自己收斂的那麼好，能夠自我節制？

西格瑪們的確是不斷地相互提醒。

青年老鐵說：「不要空想使自己有ㄇ的味道，而應盡力使ㄇ有自己的味道。」不是有一個既定的印象，西格瑪是怎麼樣，於是努力讓自己去符合讓自己成為一個夠資格的西格瑪，而是當西格瑪加入自身之後就更豐富了。

青年谷文瑞說：「所以我們要使ㄇ的成員能均衡，不要讓任何一個個人作風與動態的陰影，強烈地覆蓋了社員們自由發展的心靈。」因此，才氣縱橫的谷文瑞在自己已成為耀眼的西格瑪之時，渴望收斂自己的鋒芒，移座臺下為其他西格瑪的傑作歡呼。他又說：「我會萬分期待ㄇ成為一個人人有個性，並且有均等機會成長，並且能始終互相刺激互相補益的社團。」

稍晚一些，現在任教政大中文系的劉又銘，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的《西格瑪通訊》中說：「在ㄇ裡，一個人面對了跟自己氣質相同、相異的人——但同中也有異，這使人漸次寬廣；異中也有同，這使人不入成見。」

當年的西格瑪青春正盛，有一天，西格瑪會年華老去，但是，這樣的精神始終不變，就像葉子所說的：「生命的 style 如果已經建立而且確信，還怕以後會再丟掉麼？」

去年年底的一個冬夜，王鎮華重回成大，重回年輕時居住的大學路十八巷。當我們落座一家日本料理，老鐵、林瑞明、廖秀真三位在成大教書的西格瑪齊聚。王鎮華指著老鐵的座位說：「你坐的地方當年是谷文瑞的房間。」

一夜暢談，滿座盡歡近尾聲時，王鎮華與老鐵因為談論的一項主題見解不同，爭辯得面紅耳赤，直到店家委婉地提醒我們，早過了打烊時間，才暫時中斷了這場辯論。之後，王鎮華到老鐵家借住一宿，我們想，那場未完結的辯論，還要在老鐵家續攤嗎？

那一夜，我見證了西格瑪式的相處。他們倆如果不吵架就不是西格瑪了，因為他們的確有一些意見是不同的，必須要爭執。但是爭執之後不會因此壞了感情，每一個人尊重對方的自我，尊重對方是一個不同的西格瑪，這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事。

西格瑪沒有組織，沒有社員認證，社長的產生有點隨性，甚至常常是找新進社員擔任社長（創社元老不就是幾個大一學生嗎？而影響深遠的王鎮華卻從來沒有當過社長）。

像這般看似不經意地尋找一個年輕西格瑪擔任社長，與一般由資深者擔綱的領導模式，我覺得具有一種隱喻：一種不斷尋求創新的可能性、不容自身僵化、常態化的「儀式性」轉世。

一九七九年，由王鎮華發起主持，劉又銘主編的《M——西格瑪》，一群離開校園的西格瑪，念舊地整理過去的文字記錄，保留那一段青春記憶。〈後記〉中劉又銘寫著：「它有力地啟發社員們『在群體中面對自己的成長』，隨時隨地，『M』這個符號提醒著一個人什麼是『完整』和『寬廣』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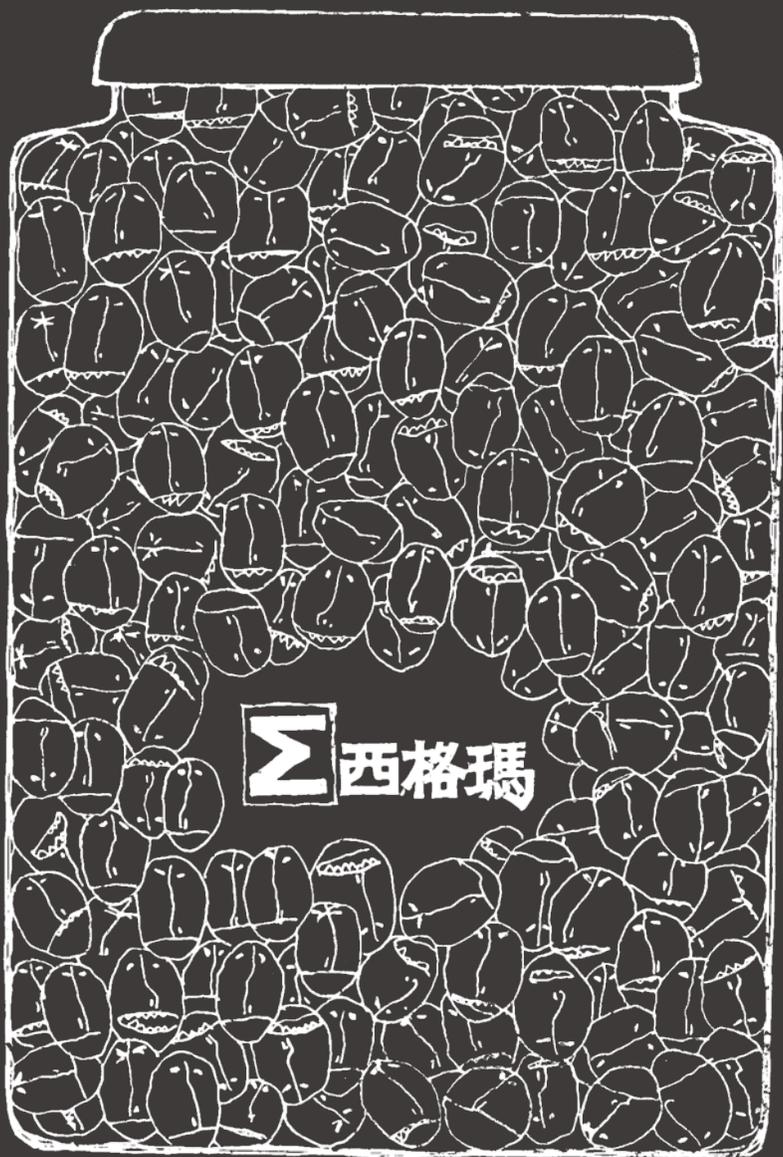
成大校園中的西格瑪社已經結束十多年了，出了校園的西格瑪仍然互通聲息，南方歌未央，「西格瑪後傳」也許有更雋永的篇章可以傳誦。

本文曾發表於《印刻文學生活誌》94期（二〇一一年六月號）
同時刊載於「成大八十・再訪青春」《南方歌未央：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》

全文首載於成大校刊235期

參考資料

1. 〈王明衡教授訪談記錄〉，王健文主訪，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。
2. 〈王鎮華先生訪談記錄 A〉，王健文主訪，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。
3. 〈西格瑪社八里聚會訪談記錄〉，王健文主訪，二〇一一年一月二日。
4. 〈吳鐵肩教授訪談記錄 A〉，王健文主訪，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。
5. 〈林朝成教授訪談記錄〉，王健文主訪，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。
6. 〈林瑞明教授訪談記錄 A〉，張幸真主訪，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。
7. 〈徐光台教授訪談記錄〉，王健文主訪，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。
8. 鄭鴻生，〈青春之歌：追憶一九七〇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〉，臺北，聯經，二〇〇一年十二月。
9. 成大西格瑪社畢業社友合編，〈西格瑪〉，臺北，覺覺出版社，一九七九年。
10. 谷文瑞，〈好吧！我們就來懷舊〉，二〇〇四年。<http://www.sigmagroup.idv.tw/>
11. 谷文瑞，〈敬邀下鄉·兼記「西格瑪社」〉，《大學雜誌》一九六八年四月。
12. 《臺北西格瑪接力日記》
13. 姜渝生，〈《草原》雜誌的故事〉，《文訊》240。
14. 姜渝生，〈草原雜誌的編輯回憶〉，《聯合文學》，二〇〇九年七月一日。



Σ是無法歸類的……

(Σ通訊27期封面)